

記第四屆東亞阿爾泰學會會議

札奇斯欽

阿爾泰學 (Altaistics) 一詞是以阿爾泰語系諸民族為對象而成立的。距今一個世紀以前，芬蘭的語言學家卡斯特倫 (A. Kasten) 根據語言學上的分類，首創「阿爾泰學」這個名詞，來概括有關阿爾泰這同一語系諸民族的語言、文化、社會、歷史、考古、藝術等各方面之研究，使它逐漸的成爲一個獨立的學門。在語言學上廣泛的分類，凡是以阿爾泰山爲中心，西從小亞細亞而東，包括中央亞細亞、北亞細亞、朝鮮半島，甚至跨海而東的日本群島各地居民的語言，都是屬於阿爾泰語族的分佈地區。再向西把語言構造關係最近的芬蘭語，和匈牙利語加上，就成爲烏拉—阿爾泰 (Ural-Altai) 語群。但是因爲在歐洲的烏拉—阿爾泰語系的這兩個民族，他們與其他在東方的阿爾泰語系的諸民族，由於歷史上長久的隔閡，而不把他們放在這一個研究的範圍之內。日本語是不是屬於阿爾泰語一節，見仁見智，頗不一致。日本學者們以爲語言構造雖大致相同，但共同語彙却極稀少，因此不主張把

他們的語言放在這一個範疇之內。也因此阿爾泰學研究方面除對語言學之研究外，都不把有關日本的各種研究，列於自己的範圍之內。日本學人的這一個態度，正好與韓國學人的研究態度相反。地理上的範圍，已如上述，那麼就歷史上的範圍而言，阿爾泰學的研究，是包括匈奴，和匈奴以前北亞諸游牧民族，以及那以後的鮮卑、拓跋、柔然、突厥—回鶻系諸族，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甚至高麗等等諸族在內的。在阿爾泰學這一個名稱之內，再加詳細的分類，它是包括突厥學 (Turcology)，回鶻或維吾爾學 (Uighurica) 和蒙古學 (Mongolica) 等幾個學門。

在世界東方學者會議的分組會中，阿爾泰學之研究經常是單獨成爲一組的，有時它也以中、北亞，內陸亞洲組，或阿爾泰及中、北亞組，阿爾泰及內陸亞洲組等等的名稱出現。後來，在一九五七年第二十四屆世界東方學者會議在英國開會之時，參加這一組的學者們認爲屬於阿爾泰學

研究的同好們應當成立一個經常集會的學會，互相推進這一方面的研究，決議成立永久性世界阿爾泰學會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簡稱爲 P.I.A.C.，並推舉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烏拉—阿爾泰研究中心的主任，法國籍的賽諾爾 Denis Simor 教授爲常任秘書。此會現已集會十四次，賽諾爾教授仍然是連選連任這一個職位，直到今天。

一九六六年，日本阿爾泰學者們得到日本東洋文庫，京都大學內陸亞細亞研究所，和美國哈佛—燕京學社的支持與援助，在同年八月，由京都大學教授田村實造先生出面在日本京都和東京兩地召開了中、日、韓三國的部份阿爾泰學家的座談會，互相研討，並交換意見，結果非常圓滿，一致認爲三國之間應該仿 P.I.A.C. 的組織，成立一個永久性的東亞阿爾泰學會。決議就以這一次的會議爲第一次大會，並推定日本大阪大學教授山田信夫爲常任秘書。第二次大會由韓國漢城大學李崇寧教授召集，於一九六八年九月在

漢城舉行。這一次的會議除作經常性的討論之外，開始宣讀了少數的幾篇論文。第三次大會於一九六九年八月，在臺北舉行，由臺灣大學沈剛伯教授擔任主席。這次的會議是由臺灣大學主辦，並得到政治大學、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的充分支持。這次會議的特點是以宣讀論文為主，使這一個集會成爲一個真正純學術性的會議，而不只是一個隨便座談的集會了。

第四屆會議，原定由日本方面召開，嗣以美國經濟萎縮，哈佛—燕京學社不能予以經費上之支援，未克舉行。去年秋間，日本方面主持人之松村潤、岡田英弘兩教授前來臺北，參閱故宮所存滿文資料。臺大陳捷先教授與筆者趁便和他們商談，均認爲阿爾泰學之研究，在亞洲有若干比西方顯爲優越的條件，決不可因缺乏哈佛—燕京社的支持，而告終止。因此決定由中華民國作主，邀請日、韓兩國學人自備旅費於十二月內，在臺北舉行。嗣由岡田教授徵得日方學人之同意，乃決定依照在臺北所談定之原則，如期在臺北舉行。經過了差不多四個月的準備，又得到政大校長劉季洪先生，臺大校長閻振興先生，故宮博物院院長蔣復璁先生的支持和贊助，使這一個國際性的學術會議終於在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三十一日之間，在臺北金華街政大企管中心舉行。二十六日國外代表抵臺並辦理報到，二十七日全天訪問參觀。二十八日上午開幕典禮。同日下午至三十一日下午都是讀會。三十一日下午讀會完畢後，舉行工作會議並宣佈閉會。一月一日至三日之間南下參觀。十日最後一批國外代表離臺返

國，大會事宜纔告結束。

這次出席的學人計三十六人，共分爲五個國籍。他們是：

日本：

(一) 佑口透：金澤大學教授，專長中央亞細亞史。

(二) 池上二良：北海道大學教授，專長滿洲—通古斯語。

(三) 神田信夫：明治大學教授，專長滿洲語文及清史。

(四) 松村潤：日本大學教授，專長滿洲文，中央亞細亞史。

(五) 護雅夫：東京大學教授，專長突厥史，蒙古史。

(六) 岡田英弘：東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專長蒙古、滿洲語文及歷史。

(七) 坂本是忠：東京外國語大學，專長蒙古語文，蒙古現代史。

(八) 島田正郎：明治大學教授，專長阿爾泰民族法制史，遼史。

韓國：

(一) 黃元九：延世大學教授，專長清史。

(二) 金敏洙：高麗大學教授，專長韓文。

(三) 成百仁：明知大學副教授，專長滿洲文。

法國：

賽諾爾 (Denis Sinor)：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烏拉阿爾泰學系主任，世界阿爾泰學會常任秘

書，專長阿爾泰語文及歷史。

美國：

(一) 弗萊徹 (Fletcher, Joseph)：中國名周約瑟：哈佛大學教授，專長蒙古、滿洲、突厥語文及歷史。

(二) 海耶爾 (Hyer, Paul)：博理罕楊大學教授，專長蒙古近代史。

(三) 魏勒蒂 (Wely III, Frank A.)：印地安那大學博士候補，專長蒙古史。

中華民國：

(一) 方豪：政治大學教授，文學院長，專長中國歷史。

(二) 昌彼得：故宮博物院文獻處處長，專長清史。

(三) 張威：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員，專長滿洲語文。

(四) 張澄基：現任賓州大學教授，專長西藏學。

(五) 陳捷先：臺灣大學教授，專長清史。

(六) 陳慶隆：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專長中央亞細亞史。

(七) 阿不都拉：政治大學教授，專長維吾爾語文及歷史。

(八) 蕭啓慶：臺灣大學客座教授，專長蒙古史。

(九) 哈勒楚倫：政治大學教授，專長蒙古語文。

(十) 札奇斯欽：政治大學教授，專長蒙古語文及蒙古史。

(乙)李符桐：師範大學教授，專長回鶻史，蒙古史。

(丙)李霖燦：故宮博物院研究員，專長中國藝術史。

(丁)林恩顯：政治大學講師，專長中央亞細亞史。

(戊)劉義棠：政治大學教授，專長中央亞細亞史。

(己)羅桑益西：政治大學教授，專長西藏語文。

(庚)那琦：臺北醫學院教授，滿洲學家。

(辛)歐陽無畏：政治大學教授，專長西藏語文、歷史及佛教。

(壬)蘇康·旺欽·格勒：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導師，西藏學家。

(癸)唐屹：政治大學副教授，專長中央亞細亞史。

(甲)陶晉生：臺灣大學教授，專長遼金史。

(乙)王民信：師範大學講師，專長蒙古史。

在上列的出席者之外，大會還邀請了三位主要的贊助人，政大劉校長，臺大閻校長，故宮博物院蔣院長三位先生來做大會的名譽主席，第三次大會時曾任主席的臺大教授沈剛伯先生仍擔任這次大會的主席。臺大教授，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理事長廣祿，和政大教授，中國邊政學會常務理事周昆田兩先生擔任了學術顧問。

在二十八日上午的開幕典禮中，大會主席沈剛伯教授，首先致詞歡迎各國學人的光臨，繼而指出這一次學術會議在學術上的重要性，並向各

贊助機構致謝。第二個發言的是賽諾爾 (D. Sinor) 教授，他是世界阿爾泰學會常任秘書的地位發言，他除客氣的稱贊中、日、韓三國學人在阿爾泰學方面的成就外，特別指出這一次會議的重要性，並強調今後世界阿爾泰學會與東亞阿爾泰學會的聯繫。接着就是日本首席代表佐口透教授，韓國首席代表黃元久教授，美國海耶爾 (Paul Hyer) 這三位外國學人致辭。他們的講辭多半都是對地主國表示謝意和贊譽。其後則由廣祿，蘇康旺欽，阿不都拉三位教授和筆者用滿洲語，藏語，維吾爾語和蒙古語相繼致辭。大致都是歡迎外國友人的光臨，強調今後國際學術合作，並指出阿爾泰學在東亞做研究的重要性等等。在世界任何一個地區舉行阿爾泰學會，都容易能像臺北一樣，同時有滿洲，維吾爾，和蒙古語的講話。因此也可以說這是此次大會的一個特點。

至於藏語，當然不是阿爾泰語系中的一支，而是屬於漢藏語系的。但是在歷屆的世界東方學者會議的分組會中，都是把內陸亞細亞放在阿爾泰的這一組中。在世界阿爾泰學會集會的時候，也都是有西藏學 (Tibetology) 的學人參加。東亞阿爾泰學會在日本舉行第一次會議之時，日本西藏學家京都大學教授佐藤長先生也是一位主要的發起者，和主要報告人之一。因此這次的會議，和上一屆的會議，也邀請了我國的西藏學家參加。這也是應當略作說明的一點。

這次出席的學人三十六人，但是所提出的論文却有兩篇研究概況報告，二十五篇論文，和一

篇特別報告。前述研究概況報告，一篇是由筆者報告，內容是自一九六九年八月第三屆東亞阿爾泰學會在臺北舉行以後至這一次大會召開前中華民國在阿爾泰語文、歷史、文化的教學，研究和出版等項綜合性的簡單報告。在可能頗有遺漏的統計中，曾列舉了一百四十餘種著作的名稱。單從這個數字看來，也可以說明我們的研究，比以前已經大有進步，而可告慰於讀者。日本方面是由池上二良教授作報告，內容大致與前者差不多，並列舉近時日本阿爾泰語研究的著作三十二種。韓國的報告，本擬定由漢城大學研究院院長李崇寧教授擔任，後來李教授因故未能出席，他的報告，祇得在會後補寄，在總報告中刊印了。現在就所宣讀的論文，依其宣讀的先後，摘其要點如下：

一、*de* 彼得 論納蘭性德 (Nara Singde) 與通志堂經解——

這篇論文首先介紹滿洲詩人納蘭性德其人，和稱爲由他纂印的通志堂經解一書的內容及概要。其次指出清高宗在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指出此書係由徐乾學所編纂，而以納蘭性德之名義所刊印者。其實此書是納蘭性德晚年研讀古典之際開始編纂，並得友人徐乾學等之協助而完成的。其刻版刊印則在納蘭性德死後之時；然亦不能謂與納蘭性德無關。而清高宗之所以如此指摘之目的，或者是要有力的推行其保存滿洲語文政策，而不欲對納蘭性德過分漢化的著述加以推崇。

二、陳捷先 故宮所藏滿文本清本紀銓註

這一篇論文，先介紹故宮博物院現存豐富的滿文資料的概況，說明清朝歷代皇帝的本紀是其中的一個主要部份。這些資料至今尚未被學者使用，在保存方面頗有零亂之感，現已整理完竣。之後指出滿文的清本紀是按照中國傳統正史的寫法完成的。它是在清朝肇基後就開始寫作編纂的。現在故宮博物院所存滿文本紀共有九帝，計一九八卷，但文宗、穆宗兩帝有缺卷。最後指出，這一部滿文本紀在研究滿洲語文和歷史的價值。尤其是在研究滿洲語的漢化過程和成份，這一部本紀，更是最好的資料。

三、陳慶隆 說東突厥斯坦回教區中的「阿克薩哈爾」——

這一篇論文前就清代漢文公文書中的「阿克薩哈爾」和「胡俗達」兩字加以說明。前者 aksakal 是白鬚之意，換言之，也就是長者之意。後者是滿洲語 huda-da 的對音，huda 是商場，da 首長之意。從字義上可以看出它原來的意義。其次指出當時由浩罕(Khokand)至喀什噶爾(Kashgar)之間不斷有商隊往返，因此會得清廷同意指派 aksakal 一人同行，管理商旅，並抽商稅。後來浩罕與東突厥斯坦各地商業增加，aksakal 的制度更形重要。嗣後 aksakal 逐漸的增了在行政管理方面的職權。他們有時也侵犯到清朝的行政權。後來在和卓(Khoja)之亂中，他們是支持叛亂的；但表

面上對清廷仍是順服。所以就這一個時期而言，「阿克薩哈爾」制度的存在，對當時中國西疆的安全是頗有影響的。

四、方 豪 乾隆間抵達臺灣的滿洲學人六十七——

這一篇論文首先介紹這一位滿洲學人的生平和他的著作，對於他在臺灣任官之時所寫的臺灣雜詠，臺海采風圖考，番社采風圖考兩書的著述，和這兩本書有關當時臺灣，尤其是蕃社的風俗習慣的記述，對於後世的研究，頗有貢獻。同時也指出六十七不僅是一個采風者，更是一位詩人和畫家。最後還指出此人在臺灣建設方面的功績，為人的公正。如：禁止滿洲官員在臺灣購買土地，及公平處理漢人與當地原住民之間的問題等等。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出當乾隆之時，滿洲人一般漢化的程度。

五、哈勒楚倫 內蒙古札魯特(Jarud)右旗的祭火禮俗——

這是一項有關蒙古民俗或薩滿信仰的一篇記實的文章。著者哈勒楚倫先生本人就是札魯特右旗人，所以他的記述是屬於寫實的。他首先簡單的說了一下拜火的歷史，繼之敘述它的意義與儀式。最後還把一首獻祭之詞用蒙古文和英譯寫出來，作為這一篇論文的一個引證。

六、海耶爾(Paul Hyer) 近代蒙漢邊區的特質和意義——

這一篇論文首先就一般所謂的邊區，作

概括性的說明，並就近代蒙古邊疆地區作一個剖析。它顯示出社會學上的一種過程，而非只是一個政治分野。同時拿它與美國邊區和俄國的邊區作一個比較。之後再以西部內蒙古地區在清末的開墾和移民，以及因之而發生的問題，作一個實例的說明。

七、池上二良 一六七〇至一六七一之間的日本對阿爾泰學之研究——

池上教授在他的報告中，提出當時流傳到日本的滿文資料，和當時人的研究。他又從那時所記若干語法的構造，及幾個接尾語(suffix)，來和一般的滿洲語及阿爾泰語系的幾個言語，作了一番比較。

八、札奇斯欽 故宮所藏的蒙文資料——

這一篇論文是以故宮現在所藏的蒙文實錄為主作一個扼要性的介紹。首先說明目前在故宮文獻中蒙文的資料實不甚多；但可能在尚未整理的奏摺及尚未開箱的資料內或仍有發現的可能。繼之就現存的蒙文實錄三十三卷加以說明。其中三卷是世宗實錄，其餘的三十卷都是高宗實錄。當然這只是一個少數殘存的部份，但在其他實錄尚未發現之前，它是研究清代蒙古文的好資料。在世宗實錄與高宗實錄兩者相較，雖然它們都是由漢文而滿文再譯成蒙文的書冊；但前者的文筆似乎是比後者要通順而自然得多。這也多少顯示出在乾隆中葉之時，滿洲人的漢化程度已較雍正之時為深，對滿洲文的精嫻似不及於前代，以致由滿文轉譯的蒙古文也顯然的

不及前者。但這一部資料的價值，並不能因此而予以忽視。

九、神田信夫 說清初的國號「滿洲」——

這一篇論文是以原始資料舊滿洲檔為依據而寫成的。首先指出「滿洲」一詞在努爾哈齊建國，向哈達、葉赫、海西女真諸部擴張之時，已經採用為他的國號。從一六一六年他稱汗，合併統一海西諸部，以及他的兒子皇太極於一六三六年稱大清皇帝之時為止，都是以滿洲為國號的。不久漢語的「金」及其滿洲譯語的 Aisin，在他們和明朝及商麗的往來中，隨着這一個國家的開始漢化，也會被採用過。但是在他們與蒙古人的往來中，則是始終一致的，以滿洲自稱。

十、李符桐 畏兀人與蒙古帝國之建立的關係——

這篇論文先從畏兀文化的發展說明它與蒙古及漠北諸民族間的關係，之後又從元史的記錄上查出若干有功於蒙古建國的元勳，再把他們分為政治、文字制作、文書、宗教等項目，分別說明他們的功業，作為全文的佐證。

十一、松村潤 滿洲皇室祖先的傳說——

這一篇論文是根據滿文老檔中的天聰九年檔，皇輿全覽圖，清內府一統輿地秘圖，盛京吉林黑龍江等處戰蹟輿圖，太祖武皇帝實錄等資料寫成的。其目的在說明滿洲皇室祖先是三天女在布庫里 (Bukuri) 山頂的湖中沐浴，其中的一個天女，佛庫倫 (

Fekülen) 揀食紅果懷孕而生布庫里雍順 (Bukuri Yongson) 一事純屬子虛，而是於天聰朝所捏造者，且從 Bukuri Yongson 一名的字源來看，似可認定是「布庫里山英雄」之意。同時，Yongson 也是由漢語的「英雄」一詞音譯過來的。所以在康熙朝纂成的太祖高皇帝實錄中，就不再把布庫里雍順推崇得太高了。

十一、護雅夫 蘇格丁 (Sogdian) 文字在蒙古諸游牧國家中的任務——

這一篇論文指出凡是在八世紀前半期，用突厥字母所寫成突厥語有關可汗和君長們的碑碣，統稱之為突厥文的碑銘。一九五六年在外蒙古外抗愛 (Ar-Khangai) 省發現了一個完全以蘇格丁字母記蘇格丁語的一座碑。經研究的結果，這座碑的年代，當在六世紀之末，是贊譽他鉢 (Taspar) 可汗的臣下馬罕特勤 (Makhan Tigin) 的記功碑。因此似可斷定在蒙古草原上，自匈奴以來，蘇格丁文字就對這一地區的諸游牧國家，無論在文化，政治，經濟各方面，都盡了它的任務。

十三、岡田英弘 十六、七世紀的外蒙古——

這一篇論文的報告人岡田英弘先生是一向強調研究蒙古史必須以蒙古史料為依據的學者，因此他這一篇報告也完全是依據蒙文的史料 Erdeni-yin Tobci, Asaragñci, Sira Tuuji 等書而寫成的。他首先指出喀爾喀族駐牧今外蒙古地區是在十六世紀的中

葉，在他們的君長達延 (Dayan) 可汗幼子格埒森札 (Geresenje) 的領導下入駐的。其後由於土默特的阿勒坦 (Altan) 即俺荅汗，鄂爾多斯 (Ordos) 部的貴族們，以及喀爾喀本族的阿巴歹 (Abadai) 汗，賚瑚爾 (Layikhur) 汗，烏巴什·鴻台吉 (Ubashi Khong Taiji) 等人連續對瓦剌 (Orlad)，也就是清代資料上的衛拉特的征伐，領土愈加擴張。但在在一六二三年的戰役中，烏巴什·鴻台吉的死亡而告失敗。其後朝克圖·鴻台吉 (Coghtu Khong Taiji) 一度領導了喀爾喀蒙古，他與漠南的林丹汗結合。在林丹汗死後 (一六三四)，他向西藏進軍，却在在一六三七年受到和碩特 (Khosot) 部的固始汗 (Güishi Khan) 之襲擊而死亡。一六四〇年，喀爾喀爾衛拉特之間，曾以通過「蒙古——衛拉特法典」的形式，達成和平。一六五二年喀爾喀與衛拉特兩大部聯合擁立第一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他們共同的最高領導者。但這已經是喀爾喀受到準格爾部噶爾丹侵襲的前夕了。

十四、佐口透 論察哈台一系的君長和他們

一二二七至一八〇〇年之間的世系——

這篇論文指出在成吉思汗的後繼者之中，察哈台 (Chaghatai) 不僅是帝國基本大法 (Yeke Jasagh) 的執法人，且在中央亞細亞樹立了他的權威。他的後嗣們在東突厥斯坦的統治，直到十八世紀為止。從中國，突厥——回教的資料中，可以查出自一二

二七至一八〇〇年之間的世系。他們對察哈

台汗國的統治是從一二七到一三四八。統治蒙古利斯坦(或稱 Moghul Uus)從一三四八——一五三三。喀什噶爾王家是從一五三三到一六八〇。後來這一族的政治權勢雖在十七世三十年代因準格爾之興起，政治權力大減；但他們在吐魯番的一支，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的中葉，直到滿洲人征服東突厥斯坦之時為止，而他們的後裔却又在清廷的監視下，一直在北京繼續綿延到十九世紀。總之由察哈台一系所建立的國家，從十四世紀中葉以還，約五個世紀之間，在中央亞細亞屹立於由蒙古人所建立的諸國之中，但也不斷受到帖木兒(Temur Güregen)也先(Esen Tayij) 噶爾丹，及滿洲皇帝的侵襲和征服。

程度——

十五、李霖焯 從乾隆的題辭，看他漢化的程度——

這是一篇從中國繪畫史，和題辭與詩的觀點上，來看這一位盛清時代滿洲君主漢化的程度。李先生用幻燈片來說明乾隆御題的地方和加蓋寶璽的地方，都是畫面上應留空白的地方，而且題辭的文藻也不夠優美。有時對他所題的畫，並不十分了解。最後他指出乾隆皇帝雖力求作一個文采優美的漢化君主，但在實際上並沒做到，他對漢文書法、詩詞，和對丹青的了解尚不及女真時代，崇文抑武的金章宗。

十六、廣 祿 錫伯族自滿洲西遷新疆的簡

史——

廣祿教授的這一篇論文，完全是用滿洲文寫的，也是用滿洲語宣讀的。恐怕自清室遜位之後，像這樣長篇以滿文著述，再以滿語宣讀的文獻並不多。因此他的這一篇論文極度的引起與會者的注意，紛紛錄音。當然這也是此一會議的最大特點之一。首先他說明錫伯(Gibe)一族的起源，與努爾哈赤的交戰和敗北，和康熙三十七年(一六八九)他們的首長至北京晉謁清聖祖，而被稱為新滿洲，由嫩江流域被安置在盛京，開源，撫順和遼陽的經過。繼之敘述在乾隆時代，因清廷經營西域，奉命開始駐防伊犁，以及在那裡的生活，編制，和自乾隆至同治年間鎮壓維吾爾族叛亂的經過等等。之後再述說在同治十年(一八七二)錫伯人與帝俄侵入軍周旋的故事，最後說到自民國成立到盛世才治新疆當時錫伯一族的概況。

十七、蕭啓慶 說元代的「怯薛」——

這一篇論文首先指出「怯薛」(Keshik)是成吉思汗建立草原帝國的一個基石。「怯薛」是可汗的親衛組織，國家行政中心，軍隊的核心組織，軍事訓練機構，也是集中人質的地方。在忽必烈建立元朝的時候，它纔正式成為皇帝親衛的組織。早在五十年前已由日本學者箭內博士發表過研究的論文。其後也有若干學者作過研究。但這一篇論文的目的，則在從它的結構和職掌方面再作一番的研討。尤其注意到怎樣的把「怯薛」這

一個制度與漢地式的「衛」合而為一的經過。同時也更顧及到游牧社會的特徵與一個征服王朝在制度上的特質。

十八、黃元久 十八世紀李朝的學人對歷史意識的興起，與對滿洲的關心。

這一篇論文首先指出在李朝後期的歷史家們的概況，次則就東國通鑑一書而言，這種歷史的意識，早在十五世紀已經存在，其後十七、八世紀歷史家們對滿洲的關心，乃是因為滿洲的一部早期會是屬於高麗的。這種歷史的看法，經過若干史學的著述，如東史綱目，海東釋史等，而一直傳流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若干民族主義的史學家們。同時還有許多有關北韓和南部滿洲的地圖，從那時一直流傳下來。

十九、弗萊徹 (Joseph Fletcher) 晚清西北回教徒的叛亂——

這一篇論文的要點是在說明晚清在中國西北，包括新疆，甚至蒙古地區在內的回教徒的叛亂，是一個世界性回教徒的一個浪潮。這並不只是以中國西北為限的。這時在全回教世界中，都有舊教與新教兩派之分。後者是積極的，前者是保守而穩定的。當然這是一個浪潮，是由新教一派所發動的。這一個世界性的活動，其目標，組織與領導都是現在要研究而追索的目的，但要澄清此問題還有待更多的時日和資料。就由國西北「回亂」而言，曾指出穆阿渾，馬化濟，馬朝清，馬明心，蘇四十三，杜文秀，妥明，妥

等人的故事，以及左宗棠平定新疆概要。但這一篇論文的著者更指出晚清的回亂，和左宗棠平定新疆，都使清廷的財力兵力大耗，使它無法應付來自其他方面的壓力，因此這一件歷史上的事實，也是使清帝國瓦解的一個主要因素。

二十一、賽諾爾 (Denis Simor) 對蒙古人行軍的一個看法——

這一篇論文的報告人首先指出在蒙古帝國時代每次的軍事行動都能按時集中兵力，攻擊所要占領的目標。似乎每一次的行軍，都有早經計劃好的行軍時間表似的。不然何以會如此準確呢？繼而他指出蒙古西征時期在匈牙利作戰的若干戰史，來支持此一說法。繼之他就蒙古秘史中所記由札木合，王罕，成吉思汗三人採取共同軍事行動，攻擊篋兒乞惕族之時，王罕與成吉思汗軍隊遲至，而受札木合責備的故事，來證明蒙古人早就有這種嚴格遵守時間的傳統。他再說伊兒汗阿爾渾 (Arghun) 致函法王 Philip the Fair 命其在一年之前開始行軍，並必須在二一九一年春季一月之十五日到達大馬色 (Damascus) 城。也就是叫他在到達目的地之前的十八個月前開始行軍。可見蒙古人對於地理的距離，和行軍的時間，算得非常正確。

二十一、唐訖 說南齊書中所記幾個拓跋語的解釋——

這一篇論文是首先根據高本漢 (B.

Karlgren) 及董同龢兩氏的研究先把漢字標音確定後，再依突厥語、蒙古語、滿洲語，以及古突厥語，加以對音，就可以解讀部分，可以證明其中的若干是屬於厥語系，若干是屬於蒙古語系的。但也有幾個可能是從漢語中轉譯過來的。

二十二、陶晉生 余靖與宋對遼和夏的外交

這篇論文首先指出慶曆間 (一〇四二—一〇四四) 遼夏雙方都利用宋不能兩面作戰的缺點；但自慶曆二年 (一〇四二) 起宋人不斷要求遼人，使夏與宋成立和議。遼與宋雖派使者赴西夏，但夏主元昊並未完全接受遼人的要求。一面向宋要求大量歲幣，一方面又不肯承認宋主地位高於他自己。最後遼帝拒絕與夏合兵攻宋之後，元昊自己會率軍進擾遼夏交界之地。此時余靖建議宋帝，採取兩面的外交政策，一方與遼暫時謀和，一面與夏建立和平關係。結果除消除了西夏對宋之威脅外，並引導夏、遼走入了互相衝突的途徑。

二十三、阿不都拉 畏兀文字的起源和它的廣泛使用，以及與蒙古文字的關係——

這篇論文首先指出蒙古帝國的建立給畏兀文字一個再興和廣泛的使用的機會。它在商業與外交方面曾在歐洲及北非部份地區，被廣泛的使用。次則說明魯尼克 (Runic) 文字與蘇格丁 (Sogdian) 古突厥等文字與畏兀文字在歷史上的關係。大約在八世紀的

時候畏兀人採用了蘇格丁文字。回教的普及雖使畏兀文字在中亞地區的使用受了阻礙，但它却被蒙古人所採用使它得以綿延直到今日。在這一篇論文中，還說到塔塔統阿等畏兀人對蒙古文字製作的貢獻，以及蒙古文字本身的沿革等等。

二十四、歐陽無畏 故宮博物院所藏一七二七年頗羅鼐的一件藏文奏摺——

這一篇論文是根據故宮最近發現的一篇藏文奏摺而寫成的。它是一七二七年由頗羅鼐 (Pholanas) 寫給雍正皇帝的一篇奏摺，並且是由陝西總督岳鍾琪轉呈的。但這一篇極重要的文獻，似乎是從未認真的翻譯過。因此在這一報告中，歐陽先生先把它用英文譯出並加若干的說明和解釋。在他的結論中，他說這是一篇極有研究價值的史料。它的內容記有極重要的事件，尤其是有關當時西藏內部政治上的矛盾更是在他處所不能見到的。在研究十八世紀前半期西藏與清廷間之關係的歷史，更是不可忽視的一件主要發現。(譯文摘要從略)

二十五、蘇康·旺欽·格勒 藏巴王族在西藏的統御——

這一篇論文是蘇康先生用藏文寫成，用純拉薩的藏語所宣讀的。資料也是以藏文的記載為依據。因此這一篇論文也成為本次會議的特色之一。此文先從元末柏木古魯宗派建立政權說起，和一五一五年這一個王朝被他們的臣下，日喀則的長官篡奪，而建立成

藏巴王朝。它的勢力首先只限於今日的后藏 (Tsang) 一區，逐漸的纔控制了前藏 (Ü)。當這一個王朝能有效的控制藏土之時，它的統治者却採取了支持卡竹宗，而壓迫格魯宗——也就是一般所說的黃帽派。因此引起支持黃帽派蒙古和碩特固始汗的攻擊，終致滅亡。這一篇文章是與岡田先生的那一篇論文的後半段有連貫性的。

大會一共舉行了七次讀會，分別擔任主席的是：日本的佐口透，護雅夫兩教授、韓國的黃元久教授、法國的賽諾爾教授、美國的海耶爾教授、中國的方豪教授等七人。

在讀會完了之後，由島田正郎先生作了一個特別報告，內容是他最近在中央亞細亞，踏查回教進入該區前古蹟的經過。

最後在舉行事務會議之時，決議下次大會於一九七三年在日本召開，並慰問因病未能出席的東亞阿爾泰學會常任秘書山田信夫教授，及韓國方面因故未能出席的友人們。對於今後中國方面所收藏資料的翻印出版應予以協助及支援。

這次大會在報告中國方面之研究概況時，曾為三次大會以後逝世的姚從吾教授和日本的山田茂博士作一分鐘的起立靜默致哀。大會的工作語言是英語，所以原則上是不須要翻譯的；但是出現於會場的語言却有十二種之多。它們是英語，中國的漢、滿、蒙、維、藏五種語言，日本語、韓語、土耳其語、法語、德語、俄語。可見這一個學門，在認真的研究時，就所須要的語言工具是怎樣的複雜。在討論中，大家都認真研求真實，但用語和態度却都是謙虛和禮的。因此整整四天的會議都是在極和協而認真的氣氛中進行的。在會議進行之中，教育部方面認為這一次的會議，在提高研究水準和國際合作上有值得重視的地方，而決定予以補助，不僅使這場會開得更更有聲色，而且在今後阿爾泰學的研究與發展上，也得到了極大的鼓勵。會後一月一日至三日之間外國的學人到中南部參觀並訪問古蹟，在臺南的幾座滿文碑銘，更引起了他們的興趣。

最後筆者以一個籌備者之一的身份，應該向臺大、故宮、政大以及教育部的當局，及新聞界和各位關心的朋友們謹表衷心的謝意。假如沒有他們的支援與資助，這一場會是不能開得如此理想的。同時對於國外代表從遠路自費前來參加，和國內的友人們找資料，寫論文，幫助籌辦，籌措經費等等的辛勞，更是應該特別致謝的。

芳華紙業有限公司

專 銷

模 造 紙 印 書 紙

中 西 紙 張 批 發 零 售

價 格 公 道 隨 叫 隨 送

行址：臺北市民權西路二九二巷二二號
電話：五七七五七〇・五七七五五三號

最新機器

承印書籍

彩色印刷

證券商標

新文化彩色印書館

地址：臺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三九七五七號
三三八八六二四號